

On the Aesthetic Image of "Painting Says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brand" Consciousness

LIN SUZHEN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rad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84501438@qq.com

Abstract

Through the "br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estor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words such as "yellow", "concubine", "female", "first" and "qiu",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image of the ancestors, combs the synchronicity of context, hoping to inspire creativity for IP culture.

Key words: painting says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esthetic Image, "branded" consciousness

“画说汉字”的审美意象刍议 ——从“烙印”意识说起

林素真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州, 广东, 中国
84501438@qq.com

摘要

通过分析先民的“烙印”意识, 结合相关文字如“黄”、“妾”、“女”、“先”、“湫”解读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意象, 梳理语境的共时性, 希望能为 IP 文化赋能激发创意点。

关键词: 画说汉字, 审美意象, “烙印”意识

1. 前言

汉字的造字伊始是缘于记录的需要, 先民记录人文景观、社会事务、家庭琐事开始从打绳记“字”开始, 后来发展到刻印到固定的载体如石器、龟甲等, 这是记录载体的雏形。造字的伊始是依托人文景观或社会现象, 因而它寄予了造字者的审美意识, 而使用者使用过程也会赋予它本身特定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识与审美意象既是静态的, 又是动态的。符号的产生有可能是即时性的, 属于当下的思维, 但是使用过程发生了变化, 演绎变化是历时性。而当前使用者能够将其历时性和共时性二者统一, 且要比较准确地把握语义, 这势必要涉及语境, 语境虽然是即时性的, 但是通过还原造字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意象, 可以将语境的共时性梳理出来, 这就是“画说”汉字的奇妙之处。本文以“烙印”意识为依托点来进行说明。

2. “烙印”与符号标识关联

说起“烙印”, 可能会想起跟刑罚有关系。实际上, 烙印的伊始是跟刑罚没直接关系, 动物的活动轨迹与汉字的巧妙结合就可以告诉后人: 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轨迹与及思维方式, 也就是还原其生活的原貌。当前的考古学研究表明, 先民伊始的生存方式有赖于采摘花果和狩猎, 后来慢慢拥有种植技术。《诗经·先民》比较详实记载先民种植技能的变化演绎。先民的“烙印”意识跟生存有关, 从吃喝用穿都留下了痕迹。随着生存技能的提高, 人群的能力也随着出现分化, 这时出现了家养的牲畜, 为了进行区别, 打绳记字到动物身上打标记, 这是烙印的标识的伊始。“黄”字是此时烙印标志相对明显的代表之一。黄字是一支箭穿过一片田, 是狩猎范围的标识。随着劳动力的分层, 狩猎的物品的多与少也随着能力的大小而分化出来, 慢慢地就形成了部落的分配, 开始是食物的分配, 随着就是狩猎范围的分配, 用什么来区别, 狩猎能力来标识, 弓箭所到的地方就是

部落范围的界分，于是“黄”字的伊始并非是当今意义上的性别，而是地标的识别，“黄帝”作为部落的首领应该是与其狩猎能力有关，以战绩来界定部落的主要领导者，“黄”字就随之出现。黄字，可以反映当时的狩猎情形，弓箭所达到的地方即是“黄”的部落地域，民以食为天，要果腹，猎物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能力好的自然被推选为部落首领，这直观地反映中华民族先民对地域与自我能力的认知，这是地标的最早识别。

“黄”与“帝”的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先祖的代称之一，并非偶然与随机。“帝”者在《尚书·尧典序》记载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1]。疏注“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审谛，故取其名”^[2]。《吕氏春秋》载：“帝者，天下之所适。王者，天下之所往。”^[3]“帝”者，光宅天下，如光普照天下，犹如光，大公无私者为“帝”。“黄帝”的称谓是地域与人文两者结合而成。“黄”字是地标的识别，这是先民关于地域的范围较早认知。

后来金文根据地标将字形造成“田”与“光”的组合，如金文“从田，从炗”，《说文·黄部》注：“黄，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声。炗，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黄，土地的颜色。由田、由炗会意，炗也表声。炗，古文“光”字。大凡黄的部属都从黄。）”^[4]“黄帝”的组合皆与“光”有关，相互会意与呼应。



图1 黄帝

汉字的出现伊始或象形或假音，皆凝聚先民的审美意识。“烙印”意识的出现与家养的牲畜有关。随着地域的标识与部落的固定，迁徙不成常态后，家养牲畜变成一种常态，于是家养的牲畜为便于被识别，先民在牲畜身上做记号就是“烙印”的雏形。此时关于牲畜的识别，也在文字上得以反映。例如将野猪驯养成家猪，“猪”的文字原型是“豕”，“豕”字加上房屋就是“家”，有驯养的猪便是“家”。豕字在《说文解字》里注“彘也。竭其尾，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读与豨同。凡豕之属皆从豕。”之后有成语“封豕长蛇”（《后汉书·张皓传》）^[5]与“狼奔豕突”^[6]（清·归庄《击筑余音·重调》），前者以“贪婪如大猪，残暴如大蛇”来形容比喻贪暴者、侵略者；后者以“像狼那样奔跑，像猪那样冲撞”形容成群的坏人乱冲乱撞，到处搔扰。豕与蛇、狼组合成语，从组合的词义看“豕”并非家用

或经过驯养的猪，而是野猪。猪者：豕而三毛从居者。从豕者声。一岁猪为豮，二岁猪为豨，三岁猪为豮，四岁猪为特。先民还从“猪”的性别角度进行造字，《说文解字》注：“豨：牝豕也。从豕巴声。一曰一岁，能相把拏也。《诗》曰：‘一发五豨’。”^[7]而公猪则是“豮”，《说文解字》注：“牡豕也。从豕段声。”^[8]先民的思维慢慢趋于缜密，牲畜的岁龄与公母的识别在文字上得以体现。

3. “烙印”符号的文化意象萌芽

其实没有造字之前，动物的辨认或标记或绑系绳索加以识别，这一识别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慢慢转移到奴隶身上。这就有刑罚之说。例如“妾”字，现代汉语的解析是：“旧时男人娶的小老婆。谦辞，旧时女人自称：妾身。贱妾。”但是从甲骨文看造字伊始的意象，是女字上加枷，是刑罚女性的一种标志。甲骨文时代从妾字的造字结构已经看出对女性的惩罚轨迹。往身体上打烙印的伊始并不是往人体上打记号，而是最先在牲畜上做标记。随着社会分工，出现家用牲畜，为了区别而进行标志。原始社会母系血缘的先民以狩猎为生存，慢慢人的能力出现了分化，狩猎的物品开始出现了多与少的区别，加上劳动的分工慢慢分化出。因为私有制的出现，贫富悬殊的出现才慢慢显示出人的地位的高低，奴隶社会奴隶主慢慢地将此种标志方式运用到区分人群的身上。“妾”并非指婚姻里地位低下的女性，而是因为被标志为地位低下的女性无法成为婚姻里的主婚对象，而是成为婚姻里的附属品。正因为这种刑罚的处理导致地位的下降进而成为婚姻的附属品，才会产生当前关于“妾”——小老婆的称谓解释，也关联了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女性的谦称与卑称。现代汉语的解释只是代表当前的一种社会现象，通过解读字源的演绎变化，还原造字当初的场景现象，更主要是关注了先民造字的审美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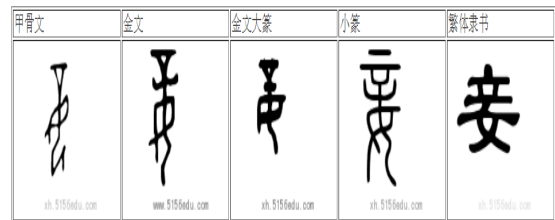


图2 妾

例如“女”字，从造字的结构可以看出开始是“跪着”，金文是“半蹲”，金文大篆是“倾斜着身体”，到了小篆是“弓着身躯”，字体的造型结构反馈的不仅是女性的地位，还可以反馈出当时的坐姿与坐具。从席地而跪，到半蹲（胡人的矮凳），再到倾斜着身体（高脚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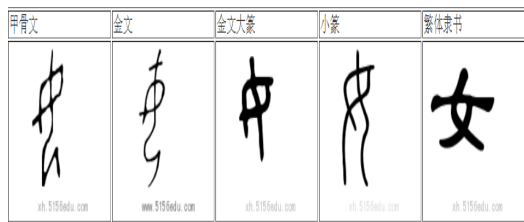


图3 女

“女”字造字关联的不只是女性地位的变化，还关联了坐具的变化。虽然春秋战国时候比以往多了床榻的坐具（图4）。虽然和现代的床不一样，可以坐高点了，但是在正式场合人们依然是跪坐。此时“女”字仍然是跪姿。



图4 跪席



图5 交床

三国魏晋南北朝比春秋战国时期多了坐具胡床（图5）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马扎功能类似的小板凳，但人所坐的面板并非木板，而是可卷折的布或类似物，两边的凳腿可合起来。交椅可以折叠，携带和存放十分方便，它们不仅在室内使用，外出时还可以携带。此时“女”字在金文里双膝是“半弓着”，近似于“半蹲”，与胡人的坐具的高度相当吻合。

隋唐的交床（图6），也通常所说的“交椅”，可折叠，它最初是一种便于携带的休息用具，后来被引申为一种地位的象征。盛唐的月牙凳（图7），又称“腰凳”，凳面为半圆形，四条雕花腿，腿间还坠以彩穗装饰，与身着华丽服饰的丰满仕女形象协调一致。此时“女”字是一脚直立一脚与臀部形成坐姿，非常生动。



图6 交椅



图7 月牙凳

“女”字与坐具的演绎变化几乎是同步的，可以看出古人所造得文字变化会“说话”，能从字形解读出当时的相关信息，文字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等息息相关。这种同步个别字体至今仍然保留原貌。例如“先生”这个词组，在《诗经·先民》中“先”与“生”几乎同义，“先”【xin】与“新”【xin】是在潮汕方言是同音，“生”是“新生命”的简称，潮汕方言至今仍然保留着“先生”的称谓原貌，对“先知”和“先哲”这类人物的尊称。虽然社会发展了与古文进行了白话文的改革，但是“先生”两字至今保留其中的古义，今义是缩小了其称谓的内涵，只用其来称谓“医生”。其保留的称谓也是跟医生的救死扶伤与给予新生命有关。

4. “烙印”符号的审美意象萌芽

还原“文字”的原貌不仅能读出民俗文化的变化，还更贴近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即审美意识，从审美意识入手解读审美意象更有审美意味。2018年电影《大鱼海棠》通过“椿”、“湫”与“鲲”的“报恩”主题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元素，其中“湫”这个人物最后的结局是接替了灵婆的“职位”，把爱空置出来，留给了“椿”与“湫”，关于影视的创作意图解读，当前比较流行的是“湫”注定孤独的，因为“春去秋来”，他们中间隔着“夏”，近似于“夏虫不可语冰”的状态，但是这还是解析不了“湫”为何是继承灵婆的职位。于是还得从字体溯源角度来解读“湫”这个人物的塑造初衷，其解读方式应该比谐音释义的审美方式更贴近影视所塑造的审美意象。其实“湫”本义就是“水潭”。说文解字注：“隘。下也。一曰有湫水，在周地。《春秋传》曰：‘晏子之宅秋隘。’安定朝，有湫泉。从水秋声。”^[9]

从说文解字的注释看，此水潭是在周地，是护城河，具有战事防御功能——安定朝，从此功能看，就是“守护”。从人物名字的代入看，“湫”在影片中更加贴近传统文化元素的塑造应是“守护”，灵婆的使命也是守护，由接替灵婆的位置是理所当然。至于他与“椿”的偶遇与无缘只是影视的插曲而已。

还原“文字”的原貌可以解读出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战事文化等等。从语言到文字到文化到文创，文字的演绎承载了先民的思维认知、情感认知、理性认知、审美认知、心理认知等多方位的融合，当前的文字溯源解读，不仅可以还原当时造字的原貌，还能感知当时的民俗、文化、礼仪、政治、历史、经济、教育等等的风貌，还能为当前的 IP 文化赋能，从溯源到赋能，集结于教育、审美与社会三位一体功能，更主要的是通过解读字源变化，将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意象有机结合，发掘其融合的契机，进而为当前的 IP 文化赋能提供创意激发的可能。

References

- [1] Kong Anguo Zhuan, Kong Yingda justice. *Shang Shu is just* [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2] Kong Anguo Zhuan, Kong Yingda justice. *Shang Shu is just* [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3] Xu Jian. *Beginners* [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 Ltd., 201914386.
- [4]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newly compiled *Shuo Wen Jie Zi Quan*. *The newly compiled Shuo Wen Jie Zi Quan* [M]. Beijing: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2011.
- [5] Fan Ye.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M]. Beijing: unity Publishing House, 2017.
- [6] Ming Xiong began to write. Hit Yu Yin <http://www.guoxuedashi.com/shumu/297287p.htm>.
- [7] Xu Shen wrote, Xu Xuanyang proofread. *Shuo Wen Jie Zi* [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 Ltd., 2013 Vol 587.
- [8] Xu Shen wrote, Xu Xuanyang proofread. *Shuo Wen Jie Zi* [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 Ltd., 2013 Vol 587.
- [9] Xu Shen wrote, Xu Xuanyang proofread. *Shuo Wen Jie Zi* [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 Ltd., 2013.